

·中国书史·

《三国志演义》四郑刊本试论(上)

刘世德

所谓“《三国志演义》四郑刊本”，指的是《三国志演义》郑氏宗文堂刊本、郑世容刊本、郑纯镐刊本和郑以禎刊本。它们都属于《三国志演义》明代建阳刊本的行列。巧得很，四位刊行者都姓郑。

宗文堂刊本的刊行者是何人？大约刊行于何时？郑以禎刊本属于哪一个版本系统？郑世容刊本和郑纯镐刊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差别？是郑纯镐刊本早于郑世容刊本，还是郑世容刊本早于郑纯镐刊本？这四位姓郑的刊行者是不是同一家族内部的人？四个郑刊本的先后问世说明了什么？

——这些，就是拙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宗文堂刊本何人何时所刊？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郑刊本——郑氏宗文堂刊本。

郑氏宗文堂刊本已佚失不存。

在余象斗刊本^①卷首，有一篇《三国辨》^②：

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矣。种德堂其书板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纸板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惟爱日堂者，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板已朦，不便其览矣。本堂以诸名公批评、圈点，校证无差，人物、字画各无省

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下顾者可认双峰堂为记。

其中提到刘、郑、熊、黄四家书坊主人,正好是《三国志演义》爱日堂刊本、宗文堂刊本、种德堂刊本、仁和堂刊本四种版本的刊行者。

熊氏种德堂刊本,我已指出,即熊成冶刊本甲本^③。

刘氏爱日堂刊本和黄氏仁和堂刊本暂且不谈。

我们单挑郑氏宗文堂刊本来说。试问:《三国辨》提到的这个郑氏宗文堂刊本的刊行者是谁?

郑氏宗文堂是福建建阳一家著名的书坊。远在元代至顺元年(1330)秋天,就已出现了元人刘因《静修先生文集》的宗文堂刊本^④。到了明代,宗文堂又刻印了不少的书籍。

《三国志演义》郑氏宗文堂刊本定然是明刊本无疑。而在明代建阳众多的书坊中,据我们所知,既有宗文堂,也有宗文书堂、宗文书舍。以上述三种名义刊行书籍的书坊主计有郑伯刚、郑逸叟^⑤、郑希善、郑望云、郑世魁和郑世豪等。为了探索郑氏宗文堂刊本出自何人之手,我们需要了解上述六人刊行书籍的情况。

现按照年代,分为嘉靖年间、万历初期、万历中期三组,介绍他们刊行的已知的书籍^⑥:

【嘉靖年间】

郑伯刚 宗文书堂

《重刊仪礼考注》十七卷 嘉靖元年

郑逸叟 宗文堂

《初学记》三十卷 嘉靖十六年

郑希善 宗文堂

《春秋左传》三十卷 嘉靖二十四年

【万历初期】

郑望云 宗文堂

《新刊宪台考正少微通鉴全编》二十卷 万历三年

《宋元通鉴全编》二十一卷 万历三年

【万历中期】

郑世魁 宗文堂

《新刊笺注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 万历十八年

郑世魁

《新刊唐诗鼓吹注解大全》八卷 万历二十年

《新楔纂集诸家全书大成断易天机》六卷 万历二十五年

《新楔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览五车拔锦》三十三卷 万历二十五年

《新镌中书科删订字义辨疑正韵海篇》十八卷 万历二十六年

《新镌京板图像音释全璧故事大全》十卷 年代不详

郑世豪 宗文书舍

《新楔鳌头历朝实录音释引蒙鉴钞》八卷 万历十七年

《京本音释注解书言故事大全》十二卷 万历十九年

《镌翰林考正国朝七子诗集注解》七卷 万历二十二年

《镌校释唐四杰文集》四卷 万历二十六年

《京本音释注解书言故事大全》十二卷 万历二十八年

《新刻翰林考正京本李诗评选 杜诗评选》各四卷 万历年间

郑世豪 宗文书堂

《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六卷 万历二十三年

郑世豪

《翰林考正杜律七言虞注大成》二卷 万历十六年

《翰林考正杜律五言赵注句解》三卷 万历十六年

《鼎镌校增评注五伦日记故事大全》四卷 万历二十一年

《鼎梓校增评释五伦全璧故事大全》十卷 万历二十一年

《重校全补海篇直音》十二卷 万历二十三年

《镌历朝列女诗选名媛玃囊》四卷 万历二十三年

《书言群玉要删》二十卷 万历二十四年

《元声韵学大成》四卷 万历二十六年

《刻孔圣全书》十四卷 万历二十六年

《刻孔圣全书》八卷 万历二十七年

《刻宗先生子相文集》十五卷 万历二十七年

《三国志演义》宗文堂刊本的刊行者是他们当中的哪个人呢?

首先,让我们用排除法去掉其中的两类人。一类人是在嘉靖年间刻书的郑逸叟、郑伯刚和郑希善。另一类人则是在万历初期刻书的郑望云。

为什么?这需要细察《三国辨》的原文。

《三国辨》说,“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此话说得不对。叶逢春刊本的存在就是明显的反证。叶逢春刊本完全符合“全像”的标准,却被余象斗^⑦用一个“止”字挡在了门外。这不能不说是重大的遗漏。

叶逢春刊本和余象斗刊本都是福建建阳的出版物。余象斗竟然不知晓此前当地曾经出版过、并在市面上销售过叶逢春刊本的事实,——这只能说明,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的叶逢春刊本距离刊行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余象斗刊本的时间过于久远,没有给余象斗留下任何的印象。

他所说的宗文堂刊本的刊行者不可能是嘉靖年间的刊本。因此,在嘉靖年间刻印书籍的郑伯刚、郑逸叟、郑希善三人可以排除在外。

在万历初期刻印书籍的郑望云也可以排除在外。郑望云是郑氏宗文堂刊本的刊行者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此人在万历三年(1575)用“宗文堂”的名义刻印《新刊宪台考正少微通鉴全编》和《宋元通鉴全编》,仅仅昙花一现,三年以后(万历六年)却另用“望云楼”的名义刻印《新刊全补通鉴标题摘要》等书。如果祖传的“宗

文堂”字号归他继承,他就不会做出这种改弦更张的举动了。

其次,我们要排除的又一人是以“宗文书堂”或“宗文书舍”的名义刻书的郑世豪。

作为书肆的名称,宗文书堂也好,宗文书舍也好,毕竟和宗文堂有所区别,打的是乒乓球比赛中的一种“擦边球”。试想,当郑世魁的“宗文堂”在万历十八年刻印《新刊笺注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后集、续集、别集的时候,郑世豪却在前一年(万历十七年)用“宗文书舍”的名义刻印《新镌鳌头历朝实录音释引蒙鉴钞》,在后一年(万历十九年)仍然用“宗文书舍”的名义刻印《京本音释注解书言故事大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文堂”和“宗文书舍”会是同一家书肆吗?“宗文书堂”也不例外。这就是说:“宗文书舍”、“宗文书堂”≠“宗文堂”。

这样,就剩下郑世魁一人了。《三国志演义》宗文堂刊本的刊行者究竟是谁,最大的可能性便落到了郑世魁的头上。

我认为,《三国辨》所说的郑氏宗文堂刊本就是郑世魁刊本。《三国辨》所说的“全图”,实际上指的就是上图下文,建阳刊本惯用的那种形式。从这一点看,郑世魁刊本无疑属于以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代表的版本系统。

福建建阳市书坊乡《郑氏宗谱》^⑧有郑世魁小传,其中说:

字文林。生于嘉靖二十年三月十八日,歿于隆庆元年三月二十日。

这条记载有明显的舛误。如果郑世魁果真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并卒于隆庆元年(1567),那么,他只活了二十七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死后,居然还在万历十八年(1590)、二十年(1592)、二十五年(1597)和二十六年(1598)刊刻书籍!

幸好建阳市博物馆保存着不久以前出土的郑世魁墓志铭:“明处士云斋郑公暨配詹孺人合葬墓志铭”,给我们提供了关于郑世魁生卒年的正确记载。其中说,始祖郑怡避乱入闽;郑世魁则是郑怡

的九世孙,并说:

公讳世魁,字维元,自号云斋居士。……公生嘉靖乙巳五月初五日,以万历壬寅八月十六日卒。

乙巳即嘉靖二十四年(1545),壬寅即万历三十年(1602)。可知郑世魁享寿五十八岁。这和郑世魁刻书的年代毫无抵触可言。

若《三国辨》所说的《三国志演义》郑氏宗文堂刊本果为郑世魁所刊行,则其时当在万历十八年(1590)左右。

二、郑以祯刊本属于哪一个版本系统?

接着,我们再来讨论第二个郑刊本——郑以祯刊本。郑以祯刊本,或称郑瑞我刊本、宝善堂刊本。和郑世魁刊本一样,郑以祯刊本也已佚失不存。它原藏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抗战期间毁于炮火。

亏得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对郑以祯刊本作了简略的记录:郑以祯刊本卷一卷首的书名为“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全书分为十二卷,二百四十节^⑨;封面题“李卓吾先生评释圈点三国志”、“金陵国学原板”、“宝善堂梓”;卷第下题“晋平阳县侯陈寿史传”、“明卓吾李贽评注”、“闽瑞我郑以祯绣梓”。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还介绍说:“有图,正文下有注。评在栏外。每卷末记年代起讫。”“所附诗词多采自万历壬辰余氏双峰堂刊本,亦有周静轩诗……。”

除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⑩、金文京《三国志演义的世界》^⑪、《〈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⑫、上田望《〈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⑬、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⑭、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⑮、石昌渝等《中国古代小说总目》^⑯等论著也著录此书。

《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号曾刊载郑以祯刊本卷一第一叶前半叶桃园结义图及正文的书影。书影显示,郑以祯刊本是上图下文的形

式,每半叶十四行,每行三十字。据书影,其卷一第一叶的正文为:

祭天地桃园结义

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时年十二岁。朝廷有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司徒胡广共相辅佐。至秋九月,中涓曹节、王甫弄权,窦武、陈蕃预谋诛之,机谋不密,反被曹节、王甫所害。中涓自此得权。建宁二年四月十五日,帝会群臣于温德殿中。方欲升座,殿角狂风大作,见一条青蛇,从梁上飞下来,约二十余丈长,蟠于椅上。灵帝惊倒,武士急慌救出。文武互相推拥,倒于丹墀者无数。须臾不见。片时大雷大雨,降以冰雹,到半夜方住。东都城中坏却房屋数千余间。建宁四年二月,洛阳地震,省垣皆倒,海水泛滥,登、莱、沂、密尽被大浪卷扫居民入海,遂改元熹平。自此边境时有反者。熹平五年,改为光和,雌鸡化雄;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

《三国志演义》现存最早的嘉靖刊本(嘉靖壬午本、叶逢春刊本)、现存最早的万历刊本(周曰校刊本、余象斗刊本)正好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嘉靖壬午本和周曰校刊本是一个系统。叶逢春刊本和余象斗刊本是另一个系统。若用这四个版本(简称嘉、叶、周、余)相应的文字和郑以桢刊本的残文对校,即可看出郑以桢刊本在《三国志演义》版本系统中的归属。

对校的结果如下:

“司徒”——嘉、周、余同;叶夺“司”字。

“预谋诛之”——嘉、周同;叶、余作“谋诛”。

“中涓”——嘉、周同;叶、余作“宦官”。

“方欲升座”——嘉、周同;叶、余作“却欲坐”。

“殿角”——嘉、周同;叶、余作“忽”。

“飞下来”——嘉、周同;叶、余无“来”字。

“约二十余丈长”——嘉、周同;叶、余作“约长二十余丈”。

“文武互相推拥”——嘉、周同;叶、余无“拥”字。

“须臾不见”——嘉、周同；叶、余下有“此怪”二字。

“片时大雷大雨”——嘉、周同；叶、余作“大雨大雷”。

“改元熹平”——“元”，周同；嘉作“年”，叶、余作“为”。

“边境时有反者”——“境”，周同；嘉、叶、余作“界”。

“雌鸡化雄”——嘉、周同；叶、余作“地震五番”。

从异文看，郑以祯刊本的文字全同于周曰校刊本；近于嘉靖壬午本——只有“年”、“界”二字不同；而大异于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半叶之内，异文竟有十三处之多。毋庸置疑，郑以祯刊本属于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代表的版本系统。尤其是它的封面所提的“金陵国学原板”六字更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它和刊行于南京的周曰校刊本的关系。

郑以祯自称“闽”人。他刊刻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也采用了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等等一系列建阳刊本所惯用的上图下文的形式。然而，郑以祯刊本却不厕身于建阳刊本系统。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体现了南京刊本和建阳刊本融合的趋势。

三、郑纯镐刊本与郑世容刊本

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第三个和第四个郑刊本上。它们分别是郑纯镐刊本和郑世容刊本。作为刊本来说，它们二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相反的，它们和郑以祯刊本却显得比较疏远。当然，它们也都隶属于建阳刊本的行列。

先谈郑纯镐刊本。郑纯镐刊本，或称郑少垣刊本、联辉堂刊本。国内无此书。日本则存四部，分别藏于内阁文库、蓬左文库、尊经阁文库和茶之水图书馆成篋堂文库。内阁文库藏本，有《古本小说丛刊》第二十二辑影印本（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金文

京《三国志演义的世界》、《〈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上田望《〈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石昌渝等《中国古代小说总目》著录。

郑纯镐刊本分为二十卷,二百四十节,每卷十二节。扉叶题两行大字:“刻三国志赤帝余编”;其上横题“联辉堂”三字;左下侧题“三垣馆郑氏少垣刊行”九字。各卷卷首所题的书名,或题“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卷一、卷十六、卷十九),或题“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卷二至卷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作者的署名仅见于卷一:“东原贯中罗本编次”。刊行者的署名为:“书林少垣联辉堂梓行”,分别见于卷一至卷十、卷十二至卷二十。书末有木记云:“万历乙巳岁孟秋月,闽建书林郑少垣梓”。乙巳,即万历三十三年(1605)。

再谈郑世容刊本。郑世容刊本,或称郑云林刊本。国内亦无此书。它仅藏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有《古本小说丛刊》第三辑影印本(中华书局,1990年,北京)。郑世容刊本分为二十卷,二百四十节,每卷十二节。扉叶已佚失。各卷卷首所题的书名,现知有二:“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卷一、卷十六、卷十九);“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卷二至卷十四、卷十七、卷二十)。作者的署名仅见于卷一:“东原贯中罗本编次”。刊行者在各卷的署名为:“书林云林郑世容梓行”(卷一至卷十、卷十二至卷十四、卷十六、卷十七、卷十九、卷二十)。其中,卷十五首叶前半叶残缺、卷十八首叶前半叶佚失,题名不详。书末有木记云:“万历辛亥岁孟秋月,闽建书林郑云林梓”。辛亥,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金文京《三国志演义的世界》、《〈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上田望《〈三国

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魏安《三国志演义版本考》、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石昌渝等《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也已著录。

郑纯镐和郑世容都是建阳地区著名的书坊主人。除《三国志演义》之外，他们还刻过别的书籍。已知者，例如，郑纯镐在万历三十四年刻有《鼎镌纂补标题论表策纲鉴正要精抄》二十卷，郑世容在万历三十六年刻有《新镌类编明解正音京板书言故事》十卷。

四、郑纯镐刊本与郑世容刊本的异同

郑纯镐刊本和郑世容刊本有同有异。它们的相同点居绝大多数，相异点仅仅是少数的、个别的。

郑纯镐刊本和郑世容刊本的相同点：

1.二本都有顾充《新刻三国志赤帝子余编序》——

新刻三国志赤帝子余编序

此《赤帝子余编》也。不应称三国，自陈寿志三国，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国待汉，故《通鉴》因之，以魏纪年。《纲目》始以昭烈承献帝，大书章武之元，绍昭烈于高、光，则吴、魏其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者尔。顾一时无实录，万世无信史，不得旧史，奚以作《春秋》？微是志，《纲目》亦病非宋之亡征，则谓是志即《纲目》之籍，奚不可。兹刻也，志仍其旧，特标其额曰“赤帝余编”，倘亦存正统意乎？

2.二本都有“三国志目录”。

二百四十节目录完全相同。例如，第一百零五节（卷九第九节）的节目为“关索荆州认父”；第一百三十九节（卷十二第七节）的节目为“张飞关索取阆中”。

3.二本都有“镌全相演义按鉴三国志君臣姓氏附录”。

这实际上是个人名表。它分为东汉、后汉、魏、吴四部分。东汉仅“东汉二帝”一类。后汉有“后汉二帝”、“皇后纪”（四人）、“先主生

三男”、“后主生七男”、“臣纪”(五十七人)、“别传”(二人)、“附传”(四十七人)七类。魏有“魏国帝纪”(六人)、“后妃纪”(五人)、“臣纪”(九十九人)、“武帝生二十五男”、“文帝生九男”、“别传”(十四人)六类;在“别传”之后,注云:“已上皆有本传,惟《鼎峙演义》搜补事实,一一载之,故赠附录耳”;此下另有九十人,组成一类,但未冠名称。吴有“吴国帝纪”(六人)、“后妃列传”(十人)、“宗室纪”(十七人)、“臣纪”(五十七人)、“吴国列传”(三十三人)五类。

其中,后汉“附传”第十六人为关索,注云:“按《一统志》云:关索,三国名将。云南潞州安抚司永平县有关索岭。详载事迹在上。”

4.二本都采取上图下文的形式。图的两侧有八字(间或七字、六字、四字)标题。

5.二本正文的行款都是:每半叶十五行,每行二十七字。

正文中插有周静轩诗,间或有双行小字注释:这在二本也是相同的。

6.版心所题的书名,二本相同。绝大多数题为“全像三国志传”。但有少数例外:

全像三国传(1/12)

全相三国志传(2/8)

合像三国志传(3/16)

三国志传(14/19)

全像三国志(3/3,7/6、13、14—16,9/8,10/17—20,13/5、6、10,16/15—20、25—29、31,18/10)

全象三国志传(3/15,4/3、4、9、11、12—14,5/38,7/3、8,9/21、22、24,10/27、28,11/15、16、22,13/3)

这些例外,也都完全相同。

7.二本的某些文字有着相同的特殊的写法。

例如,卷十五第二十八叶后半叶第七行节目“孔明六擒孟获”,

“孟”字的构成均为左“子”、右“皿”。

8.二本存在着相同的错讹。

以《镌全相演义按鉴三国志君臣姓氏附录》中的“魏国”“臣纪”人名为例,“荀彧”讹为“荀或”、“邢颙”讹为“邪颙”、“典韦”讹为“典伟”、“王粲”讹为“土灿”,“王昶”的“昶”字右旁“日”讹作“目”。

插图标目中的错讹,例如,卷一第十九叶后半叶“董卓宴群臣义废立”,“义”字乃“议”字之误;卷二第十六叶前半叶“王允盆死伯皆”,“皆”字乃“喈”字之误;卷三第十六叶后半叶“孙策拜光武厥”,“厥”字乃“庙”字之误;卷四第三叶前半叶“入徐州成”,“成”字乃“城”字之误;卷六第二十八叶后半叶“赵云刺只旷于马下”,“只旷”乃“吕旷”之误;卷九第七叶前半叶“黄盖放火尧曹船只”,“尧”字乃“烧”字之误。

正文中的错讹,例如,卷十二第三十五叶前半叶“后人诗八句赞曰:聪明杨祖德,世代继簪纓。……”“祖德”二字乃是“德祖”的错讹;卷十三末叶后半叶“正作晏庆”,“晏”字乃是“宴”字的错讹。又如,很多地方的“李催”误作“李催”,“秦宓”误作“秦密”。

这些更充分地表明了二本的共同点。二本有着众多的共同点,这证明了二本基本上使用的是同一版片。

然而少数的相异点的存在却又证明了在个别的版片的使用上经过了改动。

郑纯镐刊本和郑世容刊本的相异点如下:

1.扉叶一有一无。

郑少垣刊本有扉叶。其上有“郑氏少垣”、“联辉堂”、“三垣馆”字样。郑世容刊本则无扉叶;何时缺失,何种原因缺失,不详。

2.刊行者的题署不同。

郑少垣刊本各卷的题署为:

“书林少垣联辉堂梓行”(卷一至卷八,卷十五至卷二十)。

而郑世容刊本各卷的题署为:

“书林云林郑世容梓行”(卷一至卷八,卷十四,卷十六至卷十七,卷十九至卷二十)。

其中,卷十五首叶前半叶缺第一行至第三行、第四行,卷十八首叶缺前半叶,刊行者题署不详(估计仍应为“书林云林郑世容梓行”九字)。

3.二本的木记不同。

郑少垣刊本末卷末叶后半叶有木记云:“万历乙巳岁孟秋月,闽建书林郑少垣梓。”乙巳即万历三十三年(1605)。郑世容刊本的末卷末叶后半叶的木记则是:“万历辛亥岁孟秋月,闽建书林郑云林梓。”辛亥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从这两个木记看,郑少垣刊本刊行在前,郑世容刊本刊行于六年之后。

4.二本的插图微异。

卷十三末叶后半叶残图右侧,郑世容刊本仅出现一人,郑纯镐刊本却有三人之多。

(待续)

注:

①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或称为双峰堂刊本、余象斗刊本、桂云馆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二十年,1592)。乙本或称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

②“辨”字,原作“辩”,形讹。《水浒传》余象斗刊本卷端有《水浒辨》一文,“辨”不作“辩”,可证。

③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熊成冶刊本试论》,《文献》2004年第2期。

④此书有涵芬楼影印本,收入《四部丛刊》集部。

⑤郑逸叟,名不详。他可能是郑伯刚或郑希善,也可能是另外一人。

⑥文中所列,仅限于有刊行者姓名记载者。

⑦我认为,《三国辨》一文的作者就是余象斗。

⑧请参阅下文第八节。

⑨“节”,《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称之为“则”。

⑩《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北京。

⑪《三国志演义的世界》,东方书店,1993年,日本东京。

⑫《〈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集刊东洋学》第六十一号(1989年,日本仙台)。译文刊载于《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⑬《〈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东洋文化》第七十一号(1990年,日本东京)。译文刊载于《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⑭《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⑮《〈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日本东京。

⑯《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太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